全邊略記

全邊略記卷之三

桐城方孔炤潛夫[seal]

宣府略

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常破虜於漠北即於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厓接于大寧古北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于獨石獨石者宣德府之東北境也山川糾紛地險而狹氣勢完固素號易守時

高帝勇于北伐恩無寧晷潁川侯友德傅平山西還直

攻宣府。逐其將脫列伯。暫以略地。三年曹國公文忠。

李
率大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真。次白海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打朶兒只八剌等拒戰而敗。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降。遂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四月八日。元君殂於應昌府。文忠襲克之。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金寶玉冊大圭玉斧。元太子遁焉。過中興。禽充將唐國公。降其衆三萬。又追太尉蠻子。畢禽元平章伯荅兒。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殞于洛馬。文忠

捷至。百官稱賀。上諭中書省曰。元雖夷狄。主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祖皆賴其生養。氣運興亡于朕何與。爾習浮侈之詞。豈可令有識者見之。凡北方捷至。曾仕元者。不得稱賀。乃徙其民于關內。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統衛一十有九。分五路焉。時虜孽王保保多冦秦境。而大軍之東出薊。西出鴈門。責相望于道。故宣府亦少輯。永樂間。定鼎旣北。儼然天子自將。待邊。天壽扆之鎖鑰。特重而開平與和東勝爲之外邊。横五百里。葢其規模弘遠矣。二十年 命英國

公輔 張 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之。總者三人。隆平侯信 張 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愉。陳 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興祖。顧 尚書趙羾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總督二人。保定侯謙。孟 遂安伯瑛 陳 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遂

决意親征戒誓將士。諭曰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士。皆各簡擇來。不閱習。何以御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慎重不敢忽。五月辛酉端陽駐蹕獨石。賜隨征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

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應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鈔碗。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輔張等。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張輔柳升陳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

之能。汝曹勉之。辛未　車駕發熙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不朽。豈計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可爲鑒。因下令禁伐木。癸酉　車駕發西涼。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庫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亙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

論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怒也。馭衆之道。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乃克有濟。至于同列。須和。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齊力以奮。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遲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

是虜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聞 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闊濼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二十一年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於宣府時

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懋 陳 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懽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

追至宿嵬山卜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鈒券金印玉帶金百。銀四百紵絲五十紗羅綾各二十牛百羊五百米百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卜等各以等第給之。二十二年正月甲申　勅緣邊

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衡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願爲先鋒自効。上曰卿言甚善。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命寧陽侯懋陳忠勇王金忠爲前鋒。五月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車駕次清鎮。即元應昌路。

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榮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茲寇乎。榮幼孜請赦其不臣。班師還。上曰此朕意也。車駕次答蘭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草。虜隻形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　駕次翠微崗。上御幄殿諭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

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

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上悅。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八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讀史者。慨慨然謂大寧棄後之割。貽神州憂也。夫豈　四駕皇皇。顧慮不及此。掃三衛。奠萬年。自是反掌間事。而咢湖遽慟。令人遐竄抱恨無終窮云。洪熙初。　勅宣府總兵譚廣曰。去冬以來。動靜無聞。朝廷所遣使亦久不還。此寇竟在何處。

頃長安嶺指揮塘報。韃賊五十餘抵隰寧者。是何部落。遼東亦奏兀良欲求市馬。又哈密近貢硫黃。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緣此數端皆須備禦。慎之慎之。宣德四年虜寇西衛山掠赤城人口。屯揮使方敏率兵追之。盡得所掠。且獲賊馬而還。 上勅諭軍法于烽堠之疎者。廣奏乞神銃分布堡間。 上曰神銃內廷所重。量給以壯軍威。至于將士不律。兵器雖多。亦奚以為。勉思良策以付委界。廣乃審度邊堡凡三十九處。處益兵半百。先自北邊從懷安西陽河至永寧四

海岔山口。凡四十四處。可通人馬者。多則百人。少者三五十人。而指揮李璟復請因益之。正統初。戶郎中羅通與萬全都司議。赤城雲州鵰鶚等堡。地臨邊境。官軍本爲守禦。而今令之運草。警至何措哉。遊擊楊洪所領旗軍。俱丁多有力。餘丁既無別差。乞採秋青。飼秣有備可之。總兵廣奏言馬林寘于要衝。而堡宜稍遠。以孤山二堡併之。新河西陽河二堡。亦要害。宜摘發萬全懷來二衛。以益之。常峪臺齊山臺相距遠甚。增築一臺。而撥軍牝馬中駒。欲比例換壯馬于太

僕。瞭軍增爲兩班。共十二人以節其勞。從之。九年勅獨石將楊洪。大同帥朱冕。與廣出境殺賊。或遇兀剌貢使。宜明諭討兀良哈之敗盟也。免其驚疑。十年宣大都御羅亨信言。宣至懷來幾二百里空濶別無所城。酌移保定美峪合爲一城。而東分山道之西名棒槌谷者。虜每牧于此。宜於榆林驛東增一衛立一關。以京城抵居庸寥濶無人。乞于中榆河設衛。亦貢路所瞻也。詔榆河如故。餘從所請。楊洪旣掌大帥。乃奏宣軍一萬三千五百餘。堡隘一十四處。內白羊

六堡。似非要地。乞併歸于西陽洗馬孫家新開野狐皮之便。柴溝萬全互調非宜。其兵各還本衛操之。至寸火器定許邊方自造之便。悉可。迤北旄剌使臣至宣。致脫脫不花及也先之書于洪。洪以聞 言人臣無私交。以禮相敬。折其心則善矣。時洪爲虜所憚。故輒自遺貺意可以啗云。迤北韃靼阿見脫台來歸。自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若出有衂。恐見害。故來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强其王脫脫不花王。王止之曰。吾儕多資大明。何負于汝。天道不可逆。逆之必殃。也

先謂王不爲。我將自爲。亦足以逞。 上命官以南京錦衣衛。初 朝廷亦遣使至乜剌。乜剌留之。次年虜使同至以爲常。貪婪無厭。財幣歲增。又索其貴重者。而我所遣使。阿媚虜意。多許少與。虜遣初百人。後遣三千。而虛冒其餼。會同館按驗不實者。虜懷卿之。至是脅誘羣胡大舉。十四年七月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太監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

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即雨。人情恂恂。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

之曰。倘有此亦天 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瑛 宋 武進伯冕 朱 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决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旣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尚書鄺野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

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 召曹僞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

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輔張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幷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十七日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帛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時石亨將兵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焉九月郕王即位以于謙爲兵尚書也先

使來。書辭悖謾。謙泣曰。賊虜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邇者各營精銳。盡沒于隨征。資器罄矣。急遣召募舍餘。集民夫。暫漕卒。悉隸京營練之。九門之督。則委孫鏜。分巡之役。則選給事王竑等。徙郭外民于城內。通霸倉。悉令伍卒關支之。上嘉納。行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告以虛實。遂爲鄉導。十月朔奉 上皇入紫荊關。與其可汗脫脫不花來。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孫祥走死。舉朝洶洶。太監金瑛與廷臣問計。侍講徐珵倡言南遷。于

謙疏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民在焉。一動則大勢已去。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上榜示敢言南者斬。固守之議始決。謙不待詔。遂焚壩上諸草場。勿資虜也。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獻景三陵。命石亨軍于城北。于謙督之。孫鏜軍于城西。侍郎江淵參之。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王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

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吳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旣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鬭。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狥。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部趣行其策。虜旣抵城下。連月攻城。四散抄掠亨等

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賊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　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
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
迎。復等至虜營。露刃夾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
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
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
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
聲。曰宰相不出討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勑
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

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糾誘也先入寇定乘其孤單合兵勦殺。　詔許之。爲也先還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二十二日遣都督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

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奪回人戶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俊先守俻獨石馬營。聞變棄城而八城皆陷。後謙戮之。兵員外羅通奏記。居庸關之當守也。懷來等大小關可通人馬者七。亦各增千人守之。不通馬而僅通人者二十有九。亦各增百人。至是通則守之。俊則逃矣。宣大撫羅亨信乃正逃將之罪。曰赤城之鄭謙徐福。鵰鶚堡之姚瑄。咸于七月先賊而棄城以致懷來效尤

乞正律以創不忠者。從之。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宮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

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晝夜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景泰元年宣儲侍郎劉璉上言。頃者邊軍避虜棄城。咸伏于朝陽門外。乞 命昌平侯洪 楊 取勘起發。委能者撫之而來。勑亨洪往宣大哨邊。於是洪奏懷來永寧雷站軍。安一千人守城。三千人耕種。二千人哨防。二邊屯丁爲賊所驚。廢其耕穫。亟可招徠之。八月二日都御史楊善等至虜

營。也先遂設宴爲 上皇餞。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頭目羅拜而別。伯顏以兵護行。十一日至宣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帝去矣。何時得相見。命五百騎送至京。十四日 駕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集議迎復儀注。戎政條上防變之略。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於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至南宮。大赦天下。宴瓦剌使於奉天門。翼日 上皇宴之南宮。陞賞瓦剌使人有差。劉定之曰。己巳中秋之狩。庚午中

秋之還。亘古所無。斡旋乾坤。何其神速哉。王鏊曰。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曰。中國有主。虜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葢合鄭公孫申之謀也。兵書謙奏。賊寇稍退。所在糧儲缺然。請勅山西附運于大同。勅龍門遺運于宣府。或發價以時糴。或減商中以米數。下戶部議。宣地價平如舊。同地商鹽毎引減米豆一斗。即得其平。報可。十月。朱謙誤報警至。已而察之。乃也先使臣也。于是降　旨責之曰。頃使之來。尚不能審。況大寇猝至。豈能復料。强然耶。姑

宥爾懲其務哨實都督董斌瞭見境外猫峪烟火引兵還府降勅責之年來獨石洗馬諸處倉儲幾八萬

朝廷既責守者罪復遣戶部張勛赴口外籌之或撥之屯或移之倉或藏之地期絕于棄毀之策四月獨石城門為虜所燒即　勅石彪率軍三千馳之錦衣畢旺率旗餘一萬運芻付之各賜一金一布時虜僅百騎入而　內廷留心如此然邊帥每多目焉偶韃騎五人奪糧于洗馬營其一墮馬為倉丁所擒而督斌輒稱出口遇虜戰勝之巡撫劉璉暴其僞斌自輸

而宥之。尚書石璞言。口外赤城鵰鶚李莊。三堡池城。冏足最要。往年守將擅棄之。而李莊尚有舊糧五萬石。詔總兵洪委官更代之。而賞三堡新成之卒各三百文。都御李秉曰。軍册之有妻者。註曰家小。其父母兄弟而無妻者。則以隻身減其廩。似應覈實之。使共親屬有賴。邊之有墩也。爲其遠苦也。近乃有邊墩腹墩。勞逸已分。而月餼均一。豈稱事哉。軍家屬之給布也。半布半花。乃遇布貴花賤。則怨憎起于道。永樂間夷馬之來。會官辨驗。其不堪者。令于境外草地牧

放正統以後。附城駐牧開其地利窺伺之心。而額多
分給于夷馬。又易潤之源也。戸部議兩淮鹽商召于
宣府納豆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一
月納限不次支鹽。從之。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
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都御史李
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
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專擅之咎吾任之。悉
與如數。役閙　帝以秉爲能。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
遇虜失守。燬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

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命葉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叅將楊信奏。尾刺先遣察占二千餘人貢矣。也先續又遣百五十人。又朶顏衛朶羅于遣反搭兒七名入境。又遣阿力九名過懷。通好爲名。心誠詭也。五

年叅將夏忠奏萬全附郭膏腴地。可派屯田軍餘耕墾。納子粒于官。下部議行丈量。以清占種者。叅政葉盛出境巡禽達賊十二人。械于法司。則泰寧民也。至是泰寧督革于帖木兒貢馬求贖。而盛已上首功矣。詠臣具彈文。上報曰盛等振威遐方。姑置之。其人已安置不必求還。成化元年。撫臣葉盛申奏先年原買官牛五千有奇。已多死者。今以餘糧補之。分爲一千八百餘具。年雖有旱。亦頗收成。往年乏馬。括之貧軍。今缺馬二千六百。而所買反千餘。則官府不煩督

責之勞。軍伍不知償追之苦　此皆公田買犢之明效。

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　上曰法既良矣。允宜遵行。

五年。　勅宣府選兵三千。赴遊擊將軍許寧。而都御史鄭寧欲挑之獨石。獨石參將李剛爭之。獨石孤懸絕漠。東西延袤六百餘里。控宣府懷。去胡咫尺。况地苦寒。士卒多逃內地就食者。宜壯外以衛內。未聞撤唇而補齒也。兵部以聞　詔調還其軍。且蒐補其逃亡者。宜龍門草塲五十七萬四餘束。火有司獲縱火者。于法司擬棄市。藉其家貲抵之。不足。則于監守者取

之。榜示各邊爲懲。十年都御史鄭寧。奏虜已遠遁。請還京軍一萬。而留其三千。總兵趙勝。亦以爲全師還闕。量留三千可也。 上日虜息果定。來聞處畫分守萬全察將周賢。奏所屬士馬數少。以警調發他兵徒費餉而不能久。今選所屬舍餘千人。膂力過人者多矣。乞聽支糧月一石。器甲畀之。上下有備。 詔可。十二年。獨石將李剛言。北虜之藉朶顏爲鄉導也。烏合之勢。外附內疑。規其聚寇。預施反間。故爲朶顏寄約之辭。布于虜所必經之地。誘今入境。反相攻。携貳其

心。分散其黨。部議懷遠以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倖成功。兵家所慎。莫容于間。竊恐機事先露。勿墮其奸。撫院殷謙奏。萬全右衛西至虞臺嶺。東至黃土坡悉虜衝。而懷安順聖川屏障漠然。則土墻宜築也。宣袤一千八百餘里。而客兵多無固志。乞以河南班卒。永貫于萬全而懷來軍匠向年取入京中充發。可請發回。然部議竟不與。以河南之卒。即軍匠占役久矣。走送貿難。其掣肘類如此。十四年。獨石備禦律奏虜之入賺遠墩也。躬率與戰。殲賊數人。久之。參將李剛

遭挫于賊亡卒損馬。太監弓勝前亦扶同奏之。旣而曰虜止千騎而剛等虛張至萬。以致此敗。宜治其罪。旣荷恩貸。乃以實聞。總兵周玉塘報參將吳儼少監崔榮出山泉墩圍賊中而逸歸者亦云。亦思馬因等與小王子連兵而至。 上勅汪直徑率輕騎合勦之。直至懷來奏虜騎千餘入境。而太監廖亨亦奏新開之失機。武勇等葳罪自贖。儼榮之追賊于赤把都也。爲虜所遮。據山而困。遊軍劉寧逗留不進。而守備張澯亟援之。圍解其二。至夜。儼榮潰圍而北遁。 上乃

犒澄等羊酒。而逮儀榮罪將汪直王越乞班師兵部
復爲之請。上悉不允。十九年宣撫秦紘報賊六千
蹂躪西河內地田禾。周玉與臣遇擊斬首九級。是役
雖折首無幾。而虜自大同得利長驅順聖大掠而紘
能躬冒矢石。與玉犄角。賊乃奪氣去。紘又報虜騎駐
新寧口肆掠。與張澄等分三部而追之。至常家我駐
南山虜陣于北山。斬級五乃奔。總兵王報賊深入順
聖分抄乃會大同士馬分截之。劉寧駐古城。王等駐
定安。丁銘駐大柳。李雄駐沒流。都廣駐東井而畢焉。

雄戰于趙石。廣敗其騎于五岔。伏發得首五十級。上賞奏捷人一表鈔千貫。二十二年。巡撫李岳奏朶顏以報事爲名。乞求鹽米。入春以來三十餘次。請鈐其頭目。上曰。虜稱報邊。不必阻之。聽俻之而巳。宣之有團種屯糧也。舊制沿邊官地。聽軍協力墾之。以所收租于官庫。易銀買馬。邊軍賴之。厥後余尚書子俊。改充邊儲。止給三千爲馬價。士多逃者。至是戶部請以團種盡給買馬。詔可。弘治十年。戶侍劉大夏奏整理邊儲之命。復奏曰。宣府地險積寡。巳于東城置

倉數十。未有以賞之。而順聖川肥饒屯園之外。尚多私占。請令撫按。清之。其承佃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其清歸之畝。約科糧三升。草一斤。東西二城。并蔚州屯料。俱納于新倉。如不足。則萬全於農隙自運之。如不足。則儲價糴之。若懷來城。尤宜置廠預蓄。不得他借。從之。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

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十三年。虜頻年多蹦大同。自六月後。散入宣西陽河諸處。堡兵拒之。被傷而去。都御史雍泰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請給賞勵從之。十四年。太監苗逵檄召宣大選邏卒二百五十人赴綏。偵火篩之造筏東渡者。總兵張俊持之不

可逵劾俊違節。下部覆。延之地利夷險。非宣人所請俊議是也。　上宥之。十八年虜大舉寇宣。營于牛心黑柳長澗二十餘里。都御李進都督張俊分兵禦之。李稽軍新開口。白玉軍萬全右。張雄軍新河口。黃鎮移榮軍柴溝。合萬五千人。既而虜由新開入。各相拒于虞臺。軍為所誘而援不至。大帥俊墜馬傷足。力疾持三日糧。乃解。泰圍稽亦潰圍而出。雄榮阻山澗中遇害。是役也。死者二千餘。傷者如之。所掠不可勝計。說者謂乙丑之禍。幾與己巳等也。時虜至城下。出懷

中餠及蘇布冠。示人曰此何物也。葢私謀入長安。知
國有大故。關禁之失議如此。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暉。
朱
都御史史琳。太監張林。都督李俊神英陳雄張澄。
各領京軍二萬人以往。戶侍王儼往督糧儲。兵部上
賞格以示能殺賊者。鄉丁斬首五級陞所鎮撫。其輜
重充賞不問。更募土著之願効者。人給三金。及馬器。
特編一伍。事寧歸農者聽。報可。給事中尚衡。言命將
出師。復以朱暉史琳。此兩人者。嘗兩總宣榆兵事。未
見尺寸。邊人聞此。嘆爲無人。況虜姦于行間。非昔者

比器仗架梁之法。以奪于國中者。做于國中。善偵虛
實。無有不先者矣。部僉謂主幾八萬。客巳二萬。果能
推誠仗義。未必不効。于是仍　勑達等厲氣以須正
德元年。王儼乃至宣。勘其平衍故屯之地。爲京僧陳
乞者十餘處。乞宜清覈。仍給于屯。其官軍折色當因
地遠近。通爲三等。然後輕重得平。　詔如議。六年虜
寇龍門。右監丞趙英指揮王繼戰而死。贈蔭有加。七
年流賊劉六之起霸州也。京師戒嚴。近臣寮獻計者。
京軍不習戰陣。宜調宣大邊軍各三千入衛。而遣京

衛如數戍邊。更番如例。內閣東陽　李　等。力辯以爲不可。乃陳十不便狀。　上以內降傳旨取之。遊擊江彬。因而得寵。時宣兵已調千人赴征。戍河間。已又調三千人衛。部議仍以京操者還守宣。而停延綏之募發。以護大同。　上命咸寧侯仇鉞統六千人以往。九年虜入順聖。遊擊張勛田琦廉彪戰死。頃之四萬入宣西海子。令總制侍郎叢蘭。兼調大同遊奇兵待之。時小王子連營。分寇天城懷安。叢蘭告急。　命太監張永提督之。白玉掛印。發京營二萬人。太監張忠。凡叅

隨各四五百人。　詔賞之。人給二金。司討者莫之敢抗。禁旅未出。輦下坐耗。已十餘萬矣。虜之犯寧武者。直入白羊口淨圓峪。而五萬騎自宣新開而入白玉等領兵潛擊之。使人于田家炊飯。置藥其中。更設伏置礪于天城陽和間。虜多掠食中毒。被伏而殞者甚衆。凡斬首五十。捷聞。張永等撤師還營。其調戍者暫罷之。十一年虜入白羊報甚急。諸謁　陵者。還自昌平。老幼扶攜。相迫于道。守關者。獲間諜一人。僧法順者具得猴兒李所誘南侵意云。李者即指揮李懷也。

敗降於虜。稱爲平章。號令諸部落最强盛。兵部乃頒重賞世襲之令以購之。而執其子勇家屬安置於湖。乃命都督劉暉太監張忠統桂勇西官廳千人人賞二金二布。繼命左都彭澤提兩路。率京兵六千人以防。澤乃請曰。臣昔中州西川討賊。紀功則有科道。摧鋒陷陣。則有總兵。非臣所獨理也。今虜勢較流賊旣懸。今臣一出。生提六千未練之卒。亘兩路千數百里之遠。當十數萬之賊。寥寥兩叅將何能濟。 詔如所請。以成國公輔 朱 總戎焉。撫臣王純塘報。虜多至六

萬。大帥潾浩。禦之賈灣而敗。衆寡不敵。且以自劾。兵書王瓊駁之。純初自謂宣不須發兵。及遣尤斥。顧嬰城而回護其狀。應侯事寧勘處。十二年秋 車駕出居庸至懷來。及宣一帶遊獵。大學士廷和楊等。屢請回鑾以安衆心。舉正統爲鑒。不聽。時江彬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輒馳入。召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爭以求免。火之樵蘇不繼。至燬屋廬焉。 上幸大同復過。宣遂迎春于宣府。歲暮還京。十三年 車駕復幸

宣府行宮已成。糜費億計。更葺豹房所貯諸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樂甚。稱之曰吾家。蓋彬怙寵。諸幸臣不得近云。十五年虜駐把兒墩朶鑾觜牛心山幾三十里。部議都督郤永叅將楊玉都督朱洪各軍昌黃間。仍令宣城伯錞衛南寧伯良。毛各營千人于白羊。而在京之十一營各選三千。聽太監孫和以時調。嘉靖五年虜從大同及宣。都督傅鐸禦之而逝。上勅奬之。六年虜犯宣中路水地莊。叅將王經領援力戰死之。三月復寇大白楊。叅將關山戰死。

御史杜民表以聞。因劾巡撫周金太監王玳總兵傅鐸副總時陳諸失事狀。上以一月連喪兩師。切責戴罪。仍命起侍郎馮清。提京軍以往。而周金請緩京軍。惟調遼東延綏二枝足矣。詔令清即領其事。值宣米價翔貴。大軍苦之。守者酌給折色。石增七錢。軍大譁。共詬侍郎清。誶謾侵辱。清詳之。曰本折兼支。其可。衆乃稍定。戶部曰軍客暴肆。非專在鐘。往甘肅大同之謀。可戒也。領軍嫌隙互生。授意犯亂。豈爲體國恤耶。上乃申命其律。七年虜五萬入大白楊。大[illegible]

趙瑛副帥時陳。拒於雞鳴山。魏祥劉越郝鎮李彬任鳳皆集。虜遁上首功一十級。上嘉其功。冬滴水堡軍郭春小蔡旺等之爲亂也。都御史劉源淸遣捕之不容。春等覺。遂燒草積二萬餘而驅堡人登城拒捕。傷官兵甚衆。副帥劉淵執旗。散其脇從春等四人自刎。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縛送法司。以放火例梟之。劉撫以叛鬪而法司不太深也。諸卒初憤其負主所訴。環甲不服。官司慮生變。爲逐其負主。春等益橫。毆擊燒荒士較。僞號大王天師云。御史李宗樞條上屯

事。曰宣大二屯。宜查清占者追奪。換鬻者改正。掯壓
者撥補。給由驗對。力貧則上帖於官。別召種之。宣之
順聖東西二城荒熟地。共三萬三千四百餘頃。屬種
之軍因官之選補於各衛也。往來無常。所賦遂淆。乃
預授月餉。大失耕守之意。管屯之所未宜更調。詔
如議。十六年虜入掠張家口。指揮趙鏜死之。十九年
宣撫楚書言虜住沙窪。請調綏遊以備。上諭其勿
輕調。已而虜三騎突入。揮僉王勳易之。追之而陷。官
卒二百餘人俱被殺。秋七月虜騎數萬入萬全右衛。

大帥白鬱與戰。於宣中。敗之。其分入者。副帥雲冒敗之虜涉渠乾河。半渡値雨官軍急擊。又大敗之。斬首百六級。部言宣自都勳喪失以來。日坐不振。是捷近所未有也。上嘉之各進秩。賚士有差。二十三年宣撫王儀。言五路北則龍門許衝。中則大白楊。西則膳房新開河洗馬林。諸爲要。請得選良家驍健敢死者。以三千聚本城。以一千聚萬全之右。以一千聚獨石之壘。仍繕械挑騎。而拔舊將李彬童暘江瀚張懸。令部署之。克捷者重其賞。以三百金。超其三級。而遜懊

者法無赦。得所請。三月龍門之冠五百騎來。大帥郤永副帥崔天爵。令滴水之劉環。前後夾擊之盤道。得級十五。及陽戶得級二十有七。虜復馳碓春喬永取其級九。部以捷聞。賜勅獎勵總督翟鵬等各晉階。王儀又慮獨石之險遠。可將松君二堡修戍。爲聲援。且田極腴。我所當復。於此乘勢與之。報可。部發餘鹽例一萬五千金予之。十月虜從把兒河抵順聖川。單于浮圖峪。于是紫荊戒嚴。上大怒。逮總督翟鵬于獄。二十四年總督翁萬達奏虜酋吉寧答及俺答等

先犯陽和繼侵膳房不得逞而迅行必寇中北二路給事中李文進奏報宣大二邊侵餉數多乞治諸臣之罪內原任尚書樊繼祖十三人郎中楊銳三十六人揮司馬世彪一百二十人得　旨樊繼祖楚書爲民餘奪降有差萬達奏頃歲虜犯多由宣大之界以入自同之陽和至宣之紅土臺計一百三十八里中有鐵裡鵓鴿朶窑悉賊路也自磨口從東北踰崖六十里至于馬頭兒抵宣西之陽和界如此則李信屯之兵亦可併成兩鎮共享其利矣部議鐵裏鵓鴿之

問。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勞。鑿山開道。工力相去。豈不百哉。 上曰守臣躬所相計。必與遙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萬達又報曰。臣惟修邊爲守邊也。如不可守。修之何庸。新平北故有墻十里。築在山巔。不可用。汲其鶉鴿。阻絕岡厓。咫尺千里。是以臣欲改築于麓。爲易守故。非 聖明獨斷幾搖矣。 上曰從中改請。幾壞乃事。於是委總兵周尚文統之。大同陽和門山口一百

三十八里為堡七。為墩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陽河六十四里為臺十。俐坡斬崖五十里工止五十日。向估三十萬省其一分。御史勘實之。周尚文乃奏東曰宣府西陽河起。由天城陽和左右平威井朔至山西丫角止。計築墻六百五十餘里。收進虜占地土四萬餘頃。召軍一萬五千。分給耕種。資其養贍焉。

部曰軍佃永不報科。九邊著為令。先是薊撫郭宗皐報獨石有大虜焉。既而無其耗。及七月虜犯龍門。叅將董麒不報督府。而輙率所部勦之。斬三十餘級。其明月

陳勳死于陣。吳陽戰二日乃歸。麒與坐營谷泰先遁。遇郭都王浩于青沙。告以虜且去。罷歸總督萬達劾之。下部議。因責薊州譸張之報。而董麒谷泰不救勳陽之戰。而遏都浩之援。各治之。十一月戶部請發年例六十萬。于宣大三關糴糧。為秋防計。上曰。屢年大破常格。倍出不貲。耗蠹行查。遷延不報。且勿發。已而冊到。准五十二萬。尋之。萬達奏曰。宣正遊奇兵四營。營各三千。分屯要害。立法周矣。近者撫臣儀帥臣永。拔其精銳五千。別立戰鋒五營。而統之以麾將。遂

致各營耗憊。及遇搴旗。復謂親兵自挾反驅諸路兵
爲前蔽士皆解體。且坐營李塘前愆未贖。失律隨之。
所宜問。 上曰新立五營變亂兵制。即令革罷萬達
更報秋防曰設險有常道。所貴因乎形勢。用兵無定
術。所貴酌乎時勢。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透邐而東。
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
路丫角山透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陽之鎮口
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四陽河透邐而東。
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

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山西堡老營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神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一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險夷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者北

路也。山西偏頭關以西五十里。恃河為險。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畧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衆。惟紫荆寧鴈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宣府入。未有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唇齒戶堂之喻。蓋以是耳。彼衆之族。鷙忿雄捷。出於風氣。以騎射為本業。專于技。而無待之教。戰鬬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隷於羣牧。業分于四民。百一為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多弗精也。彼聚寡為衆。乘時而攻。我散衆為寡。晝地而

守。攻無定勢。所貪嗜。疾馳而逐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過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驅。退無所嚮。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退進由人。上下牽制。令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事勢所必然矣。山西之舊發四千五百禦于大同者。所以保三關也。初無分地擺守之議。頃因虜越同入西。遂議以同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墻八百里。挈同之班以守之。繼增太原七遊及募丁僉壯之衆。已六萬人。所謂財匱于兵。溢力分于偹煩

者也。宣亦創于虜。盡調專于西中。而北路空竭。復徵之于遠陜。此五六枝者以百四十萬計費既不貲。難于持久。併守之策。所以為善經也。守堡者各有分地。不必參錯徵發為勞。秋高虜逞。若復泥往規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數十里。遠或百里。倉卒令營首尾不應。則擺邊之當預也。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塹之險險為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則修役之當續也。夫出塞襲擊。試兵習攻之術也。虜狃于邊。未窺我塞者。將卒各得擇奇。擣其輜重。所謂小戰之利。大戰

之始也。 上俱如擬行。二十六年。萬達定全支間支之規。酌兵糧道里之遠近而約之。曰宣三十萬有奇。同五十三萬有奇。山西二十四萬有奇。著爲令。宣撫孫錦。奏報夷情踵至。乞于年例之外。發帑以支。戶部執奏自二十年來。宣大餉獨倍他所。續請帑藏。已百二十萬。邊臣例外求增。非所敢知。 上乃令萬達錦各自陳狀。誡之曰。邊臣恣爲侵漁。無體國節財之意。其各奪俸。二十八年正月。聞大同偵虜會俺答等糾衆。將由去秋舊路冦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

趙卿尫儒。恐不能當虜。疏請預調同帥周尚文代卿。至二月賊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唐臣張淮等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遊騎分窺來及永寧。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遊擊王鑰袁正。遇虜於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虜移營向南。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會首四。搴其旗。賊氣頓沮。會萬達督西路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揚塵而東。虜

不測。以爲有大兵至。結營東遯。宣帥新任趙國張。聞警馳關至岔道簡孫勇兵千餘。迎賊於大滹沱。敗之。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虜狼狽夜遁。于是萬達以提閘因言虜狃於去秋得利。知宣將不足忌。非時大舉。垂涎關南。其氣甚惡。幸偵報早聞。先期徵發。一時諸將能奮死抗彼方張。使不得南瞰居庸西下。洪蔚扶死宵奔。而尚文功猶稱奇絕。至於慢令僨師。避災擇便。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謹究竟其得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賞罰之。 上曰。尚文加

太保兼太傅。萬達晉尚書。翰陽臣淮先賞三十兩邮錄其家。孫錦罷。歐陽安等法司訊治。輔臣嵩蔭一子。曩者五堡之變。有　旨曰內閣臣及兵部科紀功官。不得以軍功敘錄。著為令。居無何。分宜蒙首褒焉。先是二月虜擁衆寇宣。束書矢端射入我營。及還我擄人。仍乞貢。二年來虜意切。萬達具戰欵利害以告。屢降　嚴語。至是萬達不敢匿塞外情。而　上仍謂邊臣不能隔阻。輒乃瀆告。然虜恥貢事不遂。又以前使者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此。累入得利。習我弱詞驚

驁有要挾意非復數年前遣婉　狀矣迨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　闕下一一如其所言翁萬達奏曰今日形便重宣大以數警也往年虜山西近時虜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內邊之修外邊之築今時急隆永則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培植根本慮者可憚勞哉虜患猶水設守猶隄諸隄悉成則漸成隙漏諸隄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宣之隆永矣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南墩而西至永則界盡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

城則界盡為邊凡千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乃復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備疎。虜潰外防。則隆慶永寧之間倉皇騷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内地。不免震驚九月虜三萬入河楞。掠萬全左總督郭宗皐禦之。賊引而東未行散掠。兵書翁萬達策之曰。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蔚州。則總督麾下足相待。又南而紫荊亦已有備。若從出鷄鳴趨新舊保安。逼沿河。圖為南下。則宣北東二路。方與金字河長水與賊

相持不得踰次而南山隘怯可虞。第聞督府已摘勁兵。由間道遠出賊前。以截東向。而扼關南。似爲得策。總兵趙國忠與虜相持于嶺堡。西將趙臣尾之。同帥陳鳳裨將林椿焦渾張騰合追至鴿兒力戰。會大風霾。虜退還營。次日復戰之出境。二十九年虜糾諸部大舉至獨石。遂駐金字河。官軍拒之兩河口不得入。遂犯薊直都下。三十一年撫劉璽言。自開互市。大同寇盜。不爲衰止而宣府宴然。今乘其効順之機撫之易耳請無拘臣。以一年兩次。期絡繹開市。羈縻虜情。

於國計甚便部覆璽議可行。但原價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若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初虜守我約不之絕。近益驕。方市于張家口越日而肆掠。巡按蔡朴請罷之。上曰邊市悉禁敢有效逆建言者斬。虜犯青山遊擊孫邦丁碧戰却之。各被重創尋又犯深井副總郭都沒于陣。御史劾奏大帥吳鼎得旨主將發軍門取死罪狀。勵虜立功。賜都祠祭。三十五年。虜犯黃王梁。遊擊張紘率陳循繆策等迎戰死之。三十六年。寇犯馬尾梁。叅將祁勉追之。陷伏中

姚登雲戴昇皆死。部議奪大帥李賢俸。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臣議處之于寧遠堡中。事久不決。總督尚書楊博以此爲皆邊境安危所宜亟處。但大同禍已燃眉。當救一時之急。宣薊患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乃建議請罷懷來叅將劉環。四海治守備韓鑑。而于獨石城中選有勇謀爲衆所推。如尚表者。不拘見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其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應援。仍多設戍兵于懷隆。爲居庸南山之蔽。爲夷來

降者。但厚其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
上俱從之。三十八年虜犯東西二城。凡十日會久雨。
乃分道自丁零引去。四十二年戶部奏宣府四十年
所上計簿中。間侵虧浥爛之數。以千萬計。而往歲新
收籍內未見。一追償者。姦商百計蠹其中。官司多不
能發。已發者復不能追。弊將何紀。得　嚴旨于是督
江東撫楊巍。條議主客盈縮事宜。主兵之費。自十八
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
運。及歲徵屯地園種之數。其本色二十八萬八千一

百七十八石有奇草二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束有奇折色八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迨三十年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或以歲用不敷而補鹽或以增減芻糧而加徵運腳遂至多三十三萬三千二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年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慮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嗇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非新增之裒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客兵

守墻。煩費不貲。而出塞尤甚。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夫惟預發召買。則出納漸入準繩矣。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自洗馬林突入散掠田禾暗莊堡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縣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墮馬僨獲之矣。爲其部衆致死奪之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陣亡二十人。虜亦有傷者。詔擢汝棟三級賞十金。陣亡者各襲其子二級。是役也。黃酋重傷昏瞑越日乃甦。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隆慶元年總督王

之詰。奏南山之合河口。一切山險皆屬薊。而宣皆斷岡平麓。雖設聯墩。不爲固。其地乏水。戍者苦之。請以步千人助薊。使薊得宣兵。宣得薊險。薊督劉燾報曰。薊部署已定。不俟增兵。且聯墩已成之業。宣不當輙棄。部主燾議。因覆議南山戰守之策。曰薊自白羊長峪橫嶺鎮邊合河。延袤八十里。宣自幫水沙嶺瑞雲大石板塔廟灣至合河。延袤亦八十里。皆南山之險也。薊募三千。統以叅將。宣募一千。隷之。詔允行。王之誥以宣大招回擄者。宣帥馬芳同帥孫吳等功。故

事總兵以七百人。叅將四百人。守把二百人者。各陞一級。各如所敘。二年總兵馬芳出獨石二百里。襲虜于長海子。敗之。虜追及于鞍山。芳又敗之。前後擒斬八十餘。馬稱是。 上賚蔭芳。總督宣大陳其學。條上南山事宜。其畧言岔道以東。自青石頂至四海冶火焰山。宜乘春築臺于柳溝諸處。水口濬橫一道。壕外設石櫃。櫃外建大石墩。以分殺水勢。其張家等口。併修之。道路禁軍民。毋入山樵採。岔道以西。自青山頂。至合河口。爲墩臺一百九十有七。宜及時脩補之。大

山口迤東一道。爲暗門者六。咫尺居庸。宜嚴加譏察。因薦叅將李官之能。其議悉允。撫臣龔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塞。則愼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庶可以安。

四年御史燕儒宦奏記。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周且密矣。四鎮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外。朝陽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治一帶。共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

深入當事者苟且緩誅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頹壞者十之二三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近蔽延永遠護　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南山接連居庸去　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跼蹐山中自成土崩此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

偪側。砂石窮瘠。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復成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逡巡于崎嶇。攻之不暇。掠無所獲。力倦謀衰。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此固南山而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閏二月虜酋黃台吉遣兵掠車夷華固等帳房。夷衆以去。華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宣邊外。與史夷雜處。宣因撫之爲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爲黃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兌奏言。華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去留無足爲

我輕重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脣齒華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於近邊閒曠之處令築小堡二三以安插之俾藏老弱其壯丁聽于近邊駐牧部議報可劉良弼又言撫虜與賄虜異虜誠心效順吾因而字之曰撫虜扣關呼索吾苟且應之以祈免禍曰賄不察順逆不衡是非使人眩于名實則恐今日撫虜之貲爲他日賄虜之計甚者借啓釁之言掩養亂之罪其勢積衰爲害滋大請假邊臣便宜度誠僞審事機順則撫之逆則拒之或東西

侵卽奮力擒斬無得奏聞雖小有損失無得重治但不令將官債事以致損威此議戰之大畧也夫宣大爲京師藩而獨石爲宣屏龍門赤城一帶又獨石咽喉猝有警難于應非預積糗糧何以拒守臣謂獨石馬營八城宜蓄一歲儲以守爲戰中東西南四路宜蓄數月儲以戰爲守此議守之大畧也五年把漢那吉旣還誓保塞于雲中俺答爲其弟昆都哈力請封授以都督續市于張家口巡撫孟重臨其盟六年老把都以病責與市皆不至邊吏疑之曰把都與土蠻

婚媾久。今或背盟。行且舍宣大而圖薊遼。或舍薊遼而圖宣大。皆不可知。亡何。昆都哈力吉能東山各病歿。酋婦一克哈屯猛可眞疑爲漢人魘死其夫。而俺荅遂失左右手矣。萬曆元年。青把都偕永邵卜旣續貢。撫臣吳兌。請晉青酋以都督。將土蠻大肆于東邊。御史孫綜奏記。老把都妻若子。爲三衛姦夷所誘。疑我毒其夫而永邵卜小酋偶死。其疑亦與酋婦同。深慮青酋數往俺荅營。夫豈不能約束其子若侄哉。而陰縱兩酋爲亂。繆爲恭敬。挾我厚施。不可長也。三年

張居正論邊事。曰昨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即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鎮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散。及臣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在巢住牧。未嘗東行。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之戒。失事必由于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一

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不可也。四年打刺明安兎獵至膳房堡盜邊。副帥賈國忠。使問順義王罰治之如法。責酋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因其婿長昂以報之。卜賴遂降。連年治兵。獨石外邊。請加市馬數。與順義王埒。督軍門吳兌折之曰。爾歲得稱金吾將軍足矣。七年。御史安九域奏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今已增至二萬六千矣。青永貪甚。吾上谷其曷能支。九年部夷銀定倘不浪。逐水草于馬營。擄我松樹堡卒。裨將曹祿。

見爲貢夷不加兵。旦日諸夷復獵獨石。滿五大磕氣擁衆入大東溝。總兵董一元遣通士尾之。捕磕氣尹兎賴縶之獄。都御史張佳胤。誚讓虜王。絶滿五大貢市。使馬應時馳虜營。俺荅伏過。遂除其酋長所犯名。酋有脫脫者曰。此吾等爲之。今免毀奈台吉官。願罰脫脫馬牛一百六十餘。總督鄭洛會奏。復其官。與貢市。兵書梁夢龍。覆其事。賊夷免死。付之以夷法。其託託兒等。賞之。十三年猛可眞盗邊。總督張佳胤。遣路將李如樉問青酋。青酋傲而應之。佳胤決策行勦。謹

斥堠。明烟燧。久之閉關。諸夷咸困。怨青酋。乃與長昂婦東桂欵塞上。請除罪。而順義王因求增卜失兎市賞焉。哈不慎屢寇遼。不利而悔。乃遣插漢我不艮牽馬牛羊赴張家口告罪。總督鄭洛曰。恰酋敢于啊喝亡道。今不躬詣塞。而遣衆要挾。託名講賞。且犯遼罪重矣。非羊牛所可贖。益閉關不許。哈酋聞之。獵雲川两河口入鎮安。傷鹵百餘人而去。守備李春不之敵也。洛與撫蕭大亨。羽檄徵兵于龍門所。裨將李迎恩等兵出北柵。劉棻監其軍。至舊庄。遇哈酋。瞧之。而陳

師獨石。哈酋遣海左右來欵。我折以詐。與戰數合追八十里。虜退敗走大沙窩三間房。乃丏白洪大黃台吉長子求欵。于是哈酋青酋七慶酋白酋各還所鹵百六十六人。因道鎮安之役。以講賞也。而李守備誤以爲亂。多遭殺戮。乞太師哀矜之。總督洛請于　上。命御史徐申驗問。檄通官羊羔兒等布告諸犯者。必罰治。哈酋如法。然後可。順義王率諸酋長。遣五礚氣會長昂亦遣陶拜來。皆冒雨暑。待命境上。洛親臨獨石。數其負約。辯折之。唯唯叩頭。哈酋罰駱駝十。馬牛羊千。

大書番漢文字。誓天誓質。乃許諾。諸虜大喜。兵書張學顏覈其狀。　詔賞乞慶等金幣。其哈不愼貢市與復。十四年。青把都復治器。縱諸部邪詭至獨石城擺言大卜落等至張家口。頃之。復罷上谷卒出邊樵蘇。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僇之。磔其尸以殉鄭洛廼條對。以爲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直欲以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衆寇擾。亡已也。十五年。侍御孫愈賢疏。邇者青永諸酋市馬無定數。通事牧夷官。因緣爲姦。今宜著爲令。上谷二萬匹。雲中

一萬匹毋得踰溢。耗我軍實也。下鄭洛議。其部落打剌明安等繁且衍。倉卒損減。慮召之尤。遂寢其說。十六年。段奈吉復寇白楊堡。略男婦馬卒三百有奇。新平將管一方匿其事。爲給諫張希臯所按論。免其官。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槖駞牛羊三百。輒悔過。兵書王一鶚。復請與段奈吉之舊職。而賚青酋以金幣。三十七年。巡按吳亮奏記。宜大自款貢來三十餘年。敉寧臯修繕懇闢然而未可恃也。臣躊躇其間。白言之賞曰宜革。順義之賞曰宜停。卜酋倫序當立。保結

巳投。素囊屢肆阻撓。不諧婚媾。非欲爭立爲王也。不過借娘子之名。擭虜王之頒耳。額雖無溢。費實不貲。一年停封。一年冒賞。彼何所忌而擁戴卜酋肯歸命乎。中國雖不藉虜之封。不問虜之家。而封不成局。不結。巳傷大體。尤釀隱憂。我何所恃而素囊使用命。陽請求而陽宣諭。瑜加賞而明剝軍。白頭之表文。可以屢上。則　欽賜之玉印。終夷於草介也。酋婦之主欵。許以全賞。則　勅封之王子。竟同於贅疣也。　制曰𢕟飭哉。四十年。薊督薛三才。巡撫吳崇禮之請復貢

賞也。去秋西虜啞拜犯墻子南水谷。已停其賞。一旦愳然悔罪。獻鹵倍罰。戎心亦戢。准令開復市于宣。可之五月宣大督涂宗濬。報嗣封之禮成。拜敕受賞者。卜失兎五路素囊把漢比妓兒慎擺腰猛克耳六把兒慢也。西僧者哀乞蓋朝兒計喇麻也。地則晾馬臺得勝市也。漢大吏則宗濬宣撫石崑玉同撫汪可受。登晏于清朔樓。鼓吹大纛。以前龍亭。虜王歡若雷。四叩頭者至三。蓋卜失兎序應嗣封。而素囊陰據忠順之遺財。橫搶卜酋之毳幙。臣等重申欵約。復覘中國

之威儀矣。卜失兎封忠順王。把漢比妓兒封忠義夫人。各給獅紵有差。御史劉廷元。以爲支吾而釋擔也。宗濬復奏曰。自五路台吉物故。而後卜素二酋相爭未決。丁未迄爭。天阻其嗣封五歲矣。宰生台吉。弟五路聰明恭順。諭令糾諸部而解其紛。盍糾部以鈐素樹疑以制卜。外相合以尊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此密機也。四十四年七月。巡撫汪道亨奏。卜石兎來白海了。初八日與滿冠正娘子。掛撒袋合婚。夫卜素相持。已四年。所矣實利茫然。今役也。欲借明暗之兵威助

其一臂。故不難自河西。突如其來。結合東部。遂遣通夷諜之。四十五年三月。巡按周師旦奏宜獨石堡雖稱開平衛。其實非也。開平老上都。去邊三百六十里。自陽武矦祿。薛 盡棄以界虜。改畫獨石一隅。懸入虜地。如撑孤拳。屬夷互市直闖入城。盤桓數百。臣方慮其奸人囊橐之。而騁其遊魂。煽憂大也。訪之果得范雄李英。密據爲奥禁鐵。恣馱之罔忌。中情外輸。擒二奸。而城中空犬羊之跡矣。道臣薛國用商之。宜築二堡于關之外。每市期至。則啓關而整備之。一堡以居

寄客貨。一堡以安置市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擡入柵口牆門者。以軍法治之。鳩其費糧三千一百石有奇。料價二千六百有奇。督臣吳崇禮僉曰。獨石南翰赤城東扼。鎮安西直馬營。實係中轂。建堡嚴夷夏之防。廓如也。報可。四十六年二月。宣撫趙士諤為援兵請餉。曰精銳三千之派。謹奉

明旨。道臣杜承式胡思仲薛國用。戎臣劉孔胤共簡之。前次已挑健丁三千。馬半倍之。甲盾稱是。今復募選部牒。每兵三兩。啓行已需萬金。而山西大同。人各五兩。衆口嗷嗷。不

得其平豈能無譁且素酋聚衆。未嘗忘我東鄙。打利諸酋貪餌搖尾。見東事而攘野心。新餉一日不至。則舊糧一日不除。舊糧未除。則新軍不補。累吾宣矣。總督吳崇禮以虜情聞。曰獻歲虜王來歸化寺。素囊持共寺鑰。王子怒而同巢。自去年秋七月。卜失兎移帳于白海子。與滿冠正娘子合婚。今驟來而驟去。兩酋之言未決。款貢亦無期。互牽羈市。雖其家事。亦邊鄙所得預也。四十七年四月。援遼調宣兵前後五千。其餉人六錢。安家未裕也。時三路喪師。軍心大惶。聚謀

放砲同號于撫道之門。寧死于宣。不願塡河西鋒刃也。道則杜承式。撫則趙士諤。慰諭解之。加其行糧。兵部乃劾奏領兵大帥劉孔胤。逗遛激變。請以軍律從事。有　旨錦衣逮孔胤究之。別選能帥領其兵。天啓二年七月。永邵卜之不赴邊久矣。近扳漢卜兒素之地。復移幕于輿和。約納西素。勾連哈喇愼。而挨生台吉等。蓄伏二萬騎于白沙城。裨將黑雲龍裴應魁偵之。宣撫王之臣爲具塘報。六年十月毛酋乞炭挾賞而犯滴水之火燒莊。叅將張承憲戰死。七年五月把

漢哈喇慎之地祖。舊屬于察漢兒。以講人口相隙者。
滿五素幼時。受養于察漢。今長矣。率部落歸其父世
把都兒。而察漢不悅也。向白言曰。我欲得滿五素。併
其部落矣。張家口顧有如許王子耶。于是白言。傳調
宣薊諸部備之。而哈喇慎家衆酋皆從奢兒城。移于
亦地都。而青把都等。亦偵察漢犯獨石。未知誰伲也。
乞火砲五百人為衛。察漢兒者。即虎墩兎憨也。擁十
萬臨諸酋。諸酋求助于我。我應之則逢虎之螫鋒。勿
應。則棄哈之蠶食。非計也。兵部議陽讋之。而陰障之。

卒亦無譁

職方氏論曰。上谷之患委矣。宣障在興和開平。乃大寧棄。則援失。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是以宣險委虜也。薊障在南山黃花之間。而虜間從龍門滴水而入。則薊宣兩守臣。左辟遜謝。是以宣內險委薊也。虜從東西順聖川而入。邑人不誠。是又以宣內險委紫荊也。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時置驛通道。太宗嘗曰、滅殘虜。惟守此。夫守此而紅螺白雲以北。與邊聲相望。豐洲青山以南。大同大邊。益遠斥堠、與唐

東受降城接。豈不固哉。嘗讀葉文莊盛著獨石八城詩敘曰。上都西郵劇道。詞臣才士。往來皆有詩。然其地南棄而不治。故經居庸者。以出關爲口外。過長安嶺者。又以北至八城爲口外。孤垂狄境。爲特甚。文莊之修獨石。肅愍于謙之知人善任使也。鎭分五路。衝警襲至。三衛所伺。切于四海冶。虜未能徑下長安嶺。則獨石屹如也。昔賢之論。長峪鎭邊。兩城之藩。軍補之。浮圖箭嶺之防。重之。茂山京操之士。留之。李信屯之界堡。築之。亦既已見諸行事矣。其如地狹廢耕也。何

哉。宣德時定運之策。董以帥。役以卒。雖轉三百里不告匱。景泰以後取諸民力。民亦勞止。歲例之外。復行招糴。募粟。斯乃可久。奈何荒壤沒于勢佃。支折違其農時。傳烽甘泉。始畫芻餉。敗乃公事矣。嘗稽儲牒。獨弘治中可支六七年。何其豐亨。亦稱敢戰。夷陵至今。而援邊之役。謀始宣伍。上剝下焉故也。宣變未有傷于土木者。　睿皇復辟。顧賞闒振。建之祠。謫其追効者。乃至從難羣英死于胡塵之下。如英國輔大司馬野而下數百簪裾。未及其裔。令人望鵰鶚雞鳴之地。

重猷歙矣。邊墻之難。惟上谷與榆林。上谷多磧。而榆林多沙。然猶可具畚也。上谷陶冶既弗勝。壘其石則復于隍。